


平蠻錄
 西征日錄
 平濠功錄
 江海殘渠記
 廣右戰功錄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平 蠻 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0664B

王 軾 撰

~~1672000~~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

平蠻錄

王軾

欽差提督軍務南京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軾謹題爲捷音事先節該欽奉勅該貴州鎮巡官奏普安蠻賊福佑夷婦米魯戕滅土官夫屬謀奪官職地方近又聚衆拒捕敵殺官軍兇惡逾甚今特命爾前去提督軍務照依兵部議奏事理博采衆論講畫方略會計錢糧着量地方遠近官兵多寡隨官徵調會合勦殺各該鎮巡等官俱聽節制一應

上海圖書館藏

軍馬錢糧等事悉從便宜區處爾須親臨調度申嚴號令相機殺賊土兵所得賊人財物畜產就本兵官軍斬獲功次送巡按御史紀驗明白以憑陞賞欽此欽遵又節該欽奉 勅逆賊米魯等糾衆據險將鎮

守內官及三司方面等官刦虜殺害損折官軍朕念生靈荼毒賊惡貫盈不可不痛加勦滅各兵至日爾宜斟酌調遣宣布恩威明示賞罰令其奮勇効力會合勦殺務俾逆賊授首地方獲寧斯副委任欽此欽遵臣到貴州仰遵 勅旨博采羣策調度兵糧商確攻戰計畫已定卽於弘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進

至查城齊集調到軍兵會同鎮守等官申嚴號令明
示賞罰謀取衆長兵分八哨叅將趙晟督領清浪備
禦官軍并永順兩江口等處長官彭世英等土兵從
大盤江右哨進兼督調各哨都指揮張泰李堂領普
定等衛官軍并酉陽宣撫冉舜臣等土兵從小盤江
布哨進都指揮崔鐸濮于領永寧等衛官軍并播州
黃平安撫司同知楊才等土兵從右盤江中哨進兵
備副使周鳳督同都指揮黃京等官軍并督領泗州
城頭目王傑班繼黃瑀等皆土兵從岩布河後哨進
尤慮大兵壓境各該城池并盤江恐賊窺伺分委都

指揮楊芳洛忠王湘魏紀司繼先各嚴加固守總兵
官曹愷統兵於盤江東岸創營遙振通行督責巡按
監察御史戴乾右布政黃璉右叅政羅安左叅議王
果僉事龔嵩朱儀俱隨軍計議往來督哨軍需賞勞
仍委左布政使黃璉經理軍儲餽餉分委左叅政羅
安叅議王果區畫并知府任儀羅瑛隨同饋運又恐
各哨別委姦弊行令僉事龔嵩朱儀隨同御史戴乾
巡察及行鎮守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崑巡撫右副
都御史陳金親詣交界地方督率三司都指揮劉桓
孫輔李增左布政使李韶叅政張朝用叅議張副使

王臣包裕僉事王懋中各整兵備糧運謀設策將在
彼軍兵亦分爲四哨從亦資孔羅雄州亦佐縣拖長
江四路進八面會合一鼓齊攻臣領都指揮李政指
揮李佐等軍兵親詣調度居中節制遇有各哨報到
勅敵時出奇兵策應致仕署左都督王通及監軍紀
功監察御史黃珂適至軍前王通贊畫謀略黃珂欽
遵原奉 勅內申嚴號令明正賞罰事理嚴督各哨
軍威益振隨該叅將趙晟開報正月二十九日兵任
查城先選驍勇官兵一萬員名取路前進將賊首米
魯福佑黨惡六墜管下阿舊等七寨克破斬首三十

七顆各賊因見我軍勢盛抵敵不過夤夜奔過大江
投衣毛口等寨聚衆長牛皮古蠻賊要來截殺二月
初五日親率軍兵設法置造排筏壓二色等器至初
八日督令都指揮張泰季堂等率領軍兵奮勇蹈水
過江殺退賊衆就陣斬首一百三十四顆餘賊去丟
棄鎗刀奔命潰散本月十一日又督軍搭橋過江連
日哨搜六墜山箐節斬賊首級二十九顆探得餘賊
奔入箭迷山高險難攻累令鄉導誘撫不肯下山十
三日督發軍兵分路齊上與賊對敵就陣斬首三十
五顆各賊怕死情願投降照舊當差十九日統兵大

盤山劄營瞭見蠻賊藏河西畔下把截拒敵當督指
揮劉儂等率領軍兵沿河撐船過渡與賊對敵斬首
一十七顆餘賊奔散二十日督軍搭架浮橋二座修
砌完斷路道二十餘處二十一日領軍過江哨通保
甸哈禹章等舖路直至安南衛解圍進城人心忻悅
連日督發軍兵出哨仰古定王山寨遇賊迎敵各兵
齊擁向前殺敗衆陸續斬首級五十一顆二十三日
又督軍兵哨攻阿蒙山寨斬首一十六顆二十四日
攻打大規模寨斬首一十顆二十九日分兵打攻賊
首阿舊寨遇賊出敵斬首四十四顆俘獲賊首阿舊

母妻三月初二日移兵進至阿傍寨劄營督軍前去
攻打阿保利硬寨斬首二十六顆初三日復搜阿舊
寨山箐并哨攻營領寨共斬首一十五顆初九日起
營至江西坡遇賊出沒追趕入箐斬首二顆就於
新興營十一日發軍出哨反疎箐斬首十二顆二十
四日統兵踏塘探賊開通普安道路二十五日就攻
福佑爲惡家奴弟三寨斬首六顆四月初二日督軍
攻打猪峒大竹山箐哨蠟科箐共斬賊級四十顆本
月二十三等日哨搜革下沙索山箐生擒反賊一名
斬首六顆通前共擒斬賊級四百八十一名顆俘獲

賊屬男婦大小五十八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四十名口燒毀賊房倉二千餘間得獲賊牛馬猪羊生畜米穀無筭又准總兵官曹愷開報督令先在盤江東岍劄營官軍並酉陽保靖等處土兵自二月二十等日節次搭造浮橋過江巴山虎壓二色等器出奇正之兵用間諜之謀克取阿滿扯鮮亨雜等寨并渡奪盤江攻搜阿以沙索等山箐硬寨擒賊級共五百一十五顆跌崖落水及被火燒死者不計其數俘獲賊男婦一百名口奪回被虜旗軍男婦一百八名口得獲猪羊馬數萬燒毀賊房倉二百五十餘間又准致

仕署右都督王通開報率領軍兵自三月初一日過盤江進抵安南衛因各哨官兵告稱普安蠻賊兇狼難敵累以計謀嚴諭將士所向克捷會臣選差鄉道李受等多方設計前去蘆塘賊寨取出被虜太監楊支又節督指揮葉曇等領兵攻克阿黑阿雞步索等二十餘寨斬首二百四十七顆燒毀賊房倉不計其數又據督軍軍兵備副使周鳳呈報領兵從砦布河進哨探得蠻賊萬餘在長牌嶺高頂據險立柵山陡難攻二月二十日多方設法督率軍兵猿騰蟻附併力齊進賊徒接戰自寅至申擒斬賊級一百四十四名

顆跌崖死者不計其數兵戰乘勝長驅又追斬首級二十七顆十三日率兵直抵安南衛賊方遠遁圍困已解連發軍兵三次哨通盤江官路接濟軍兵本月十七日又督土兵三萬分路攻打三寶阿黑紫塘大章羅廷等寨蠻賊拒敵軍兵奮勇殺敗擒斬獲首級九十七名顆二十六日移營到阿舊寨山下遇賊對敵斬獲首級一十八顆三月初一日督兵四萬從地名者羅移營至廖旗箐阿望地方瞭見蠻賊數千駐劄高山迎敵亂下雷石弩箭軍兵奮勇登山殺敗斬首四十二顆餘賊奔散初二日又督兵攻打石頭魯

泥坎者必康等寨首賊阿鳥騎馬率領賊徒拒敵副使周鳳親冒矢石射中阿鳥墜馬臨陣斬獲首級軍兵乘勝斬獲餘賊首級三十一顆初三日又督兵攻打普喇次雙蘇羊場以立堡所宗賊寨擒斬賊級一十九名顆初四日又督軍兵捕搜廖旗等遇賊五百餘騎迎敵軍兵奮勇斬首一十八顆訪得蠻賊藏匿俄山峒據險樹柵當督頭目王傑斑繼率兵二萬尋見賊峒四面攻圍三日克破斬獲首級一百一十顆十一日又督兵哨至蘆塘賊婦米曾等賊聚二千餘徒迎敵交戰數合頭目黃蠻奮勇臨陣殺獲不知名

賊首級一顆餘賊潰散十五日發兵攻打法泥敗寨
斬獲首級四顆餘賊遠遁移兵至安南千戶所解圍
當督都指揮魏紀安南千戶所統領官軍并營長阿
葉達等土兵日月不等攻打阿克刺沙查等寨并搜
龍場楊溪石關口等山箐與賊敵戰軍兵奮勇殺敗
擒斬賊級共二百一十三名顆又督指揮黃京指揮
陶黃發兵復搜廖旗箐斬首一十七顆又督都指揮
司繼先致仕都指揮吳庸統兵領安籠千戶所官軍
并安隆峒黃草坵保靖等處土兵日期不等攻打雷
欽欽打等寨并哨搜色妹山與賊敵戰殺退共斬首

泥坎者必康等寨首賊阿鳥騎馬率領賊徒拒敵副使周鳳親冒矢石射中阿鳥墜馬臨陣斬獲首級軍兵乘勝斬獲餘賊首級三十一顆初三日又督兵攻打普喇次雙蘇羊場以立堡所宗賊寨擒斬賊級一十九名顆初四日又督軍兵捕搜廖旗等遇賊五百餘騎迎敵軍兵奮勇斬首一十八顆訪得蠻賊藏匿俄山峒據險樹柵當督頭目王傑斑繼率兵二萬尋見賊峒四面攻圍三日克破斬獲首級一百一十顆十一日又督兵哨至蘆塘賊婦米曾等賊聚三千餘徒迎敵交戰數合頭目黃蠻奮勇臨陣殺獲不知名

賊首級一顆餘賊潰散十五日發兵攻打法泥敗寨
斬獲首級四顆餘賊遠遁移兵至安南千戶所解圍
當督都指揮魏紀安南千戶所統領官軍并營長阿
葉達等土兵日月不等攻打阿克刺沙查等寨并搜
龍場楊溪石關口等山箐與賊敵戰軍兵奮勇殺敗
擒斬賊級共二百一十三名顆又督指揮黃京指揮
陶更發兵復搜廖旗箐斬首一十七顆又督都指揮
司繼先致仕都指揮吳庸統兵領安籠千戶所官軍
并安隆峒黃草埧保靖等處土兵日期不等攻打雷
欽欵打等寨并哨搜色妹山與賊敵戰殺退共斬首

一百一十七顆又督都指揮使張泰季堂等各哨軍
兵節次攻打馬尾籠阿雜籠猪洞阿馬坡革下等寨
擒斬賊級共一百五十一名顆四月初十日公同都
指揮楊芳致仕都指揮吳庸保靖舍人彭翰計擒首
賊一名米朶通前擒斬級共一千一十一名顆俘獲
賊男婦一百三名口奪迴器械三百件被虜旗軍男
婦一百三十五名口得獲賊牛馬猪羊二萬三千餘
匹燒毀賊房倉五千七百間又據坐營都指揮李政
呈報率領總營精銳軍兵往來督戰截殺二月二十
三日攻楔盤江等箐并攻克阿哥阿朗白旗革下五

十三寨軍兵奮勇敵戰殺敗斬獲賊級二百六十一顆俘獲賊男婦三十五名口獲挨牌鏢弩三百件牛馬猪羊不計其數燒毀賊房五百餘間又據都指揮楊芳呈報月日不等節次領兵與賊交戰奮勇殺敗擒斬賊級三百六十六名顆俘獲男婦賊一百名口奪回被虜旗軍男婦一百七十四名口又據都指揮路忠呈報節次督領安南等衛官軍與賊交戰斬獲賊級五十一顆俘獲賊男婦六名口奪獲被擄男婦四十口又據都指揮王湘顧宣司勳陳灝指揮陸儒趙綱并營長阿贈等呈報節次把路搜箐擒斬賊級

共六十四名顆又據都指揮楊芳呈稱率領攻圍馬尾籠寨蠻賊阿宗等因惧我兵大振自令通事懦黑等將節年爲惡首賊阿舊綁縛解官乞免已罪就給旗榜安插乃楊芳又將福祐管下大頭目賊波衣設計擒獲解官又准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金咨報本年月日不等准臣移文差官執旗并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行文各催督會同總兵官黔國公沐崑親詣平夷衛交界地方將所調武定等府州縣等上官知府等官鳳英等流官知府王嘉慶稅新等指揮等官李素等軍兵各并召募勇士四五萬數整點齊

備依期前行令左布政使季韶叅政張朝用叅議張
璠副使包裕僉事王懋中都指揮孫輔劉桓或分哨
督軍或區畫糧儲本年二月初一日兵至曲靖衛地
方駐劄賊首福佑等正攻打平夷千戶所城巡隨卽
發兵追勦該所已被攻破本月初四日賊首米魯福
佑等頃兵會合矣蘭等寨賊兵攻打平夷衛後所大
河扼勒等屯堡隨督軍兵與賊對敵將福佑親男阿
咎臨陣殺傷身死福佑痛恨又令伊營下火頭阿唐
甫領兵前來劫營各兵奮勇向前迎敵當被革職指
揮把忠將阿唐甫射傷落馬擒獲餘賊潰散隨將賊

勦矣蘭沙陀驢槽黑納婆衣等寨箐俱各克破擒斬賊級四十九名顆俘獲賊男婦九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五名口本月十五等日賊首福佑領賊兵將樂民千戶所城池圍困攻打甚急督令官兵會合到彼賊兵俱退遂解圍本月二十二等日又督令軍兵攻打黨惡阿剛綁密徒崕鬼者黑松林等寨箐夜被福佑帶領兵攻劫土官阿驥等土營各兵奮勇向前擒斬賊級八名顆俘獲賊男婦九名口奪回被擄男婦四名口藥箭射傷賊死者不計其數次口土官知府鳳英等督兵將福佑追至陡崕硬寨與伊對敵當將伊

有名賊徒阿古束斬首餘賊擒斬一十九名顆移兵至平夷衛本年三月初三日僉書王懋中等訪得福佑已歸本寨督令知府等官王嘉慶等領兵襲其後土官知府等官鳳英等領兵扼其前先將本賊臨近諸東木衣塊新等寨一一攻打絕其後援射傷賊徒一百有餘斬賊級二十九名顆俘獲賊男婦一十九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一十六名口餘賊奔走入箐本月初五日等日各官督兵攻打本賊硬寨奮勇齊心一呼而至本賊聞風先遁擒斬賊級五十一名口顆俘獲賊男婦六十二名口奪回被擄男婦六十一

名口當將本賊上下二寨房屋盡行燒毀彼有福佑親信賊首襪車迹在多羅箐藏躲土官鳳英緝知發兵將阿襪車擒獲其平夷衛附近賊黨仍肆縱橫又督併左布政使李韶副使包裕都指揮孫輔日逐領兵出哨將亂石難克散卜革洗落則叢檢甲木古阿哈阿史密希濟鐵池弭勒黑泥母鮓撒俄等寨巢一

一攻打破擒斬賊級共二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男婦一百二十三名口本月十五日雲南按察司副使王臣公差回任訪得本官才優識遠行委領兵并分巡安普道地方隨該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行委

紀驗功次本月十七等日三司領軍官員訪得叛賊福佑等俱逃往馬尾籠等寨藏躲隨即發兵追攻前到地名你工千下營探得烈名岬洞有賊在內躲聚門設排柵三重前有大河岬勢險惡各官督兵設法攻破斬首一百顆又訪得賊首米孕并蠻賊阿宗弟阿敞等聚集賊徒俱在地名阿匝籠藏躲各官又督兵前去各賊預於本寨隘口用石壘砌險惡尤甚軍兵奮勇攻破斬首三百顆俘獲賊男婦一百五十一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三十一名口本月二十六日都指揮孫輔督兵前到馬尾籠寨江邊駐劄本月夜賊

婦米曾令伊親信首賊李聽帶領賊伴一十五人前去羅雄等處探路要行逃走當被伏路巡哨軍兵緝知奮勇向前將李聽等六名擒獲斬獲首級九顆本月二十七等日三司官員督兵追攻馬尾籠寨賊首米曾福佑等率兵拒敵土官知府鳳英等齊心併力奮不顧身將福佑并伊妾適固及賊婦米曾首賊張保容張定王得俱臨陣格殺身死俱得獲身屍并節斬首級共五十五名顆俘獲賊婦六十七名口本年四月內僉事王懋中又訪得福佑管下首賊阿塊傍阿塊里節次率領賊兵攻打賊攻城池屯堡差遣上

舍海岳營長阿保隘等領兵搜捕至諾東山箐行見各賊行兇拒敵阿保益等奮勇向前阿塊里格殺斬首阿塊傍生擒本月初八日領軍左布政使李韶副使王臣包裕僉事王懋忠都指揮孫輔劉桓因見馬尾籠十分險峻攻圍七日未克責令知府鳳英等與本寨打話挾諭蠻賊阿宗依聽將節年主謀叛逆江西客人龍清監生洪子華張僖福佑妻揖受男阿雜米曾使女阿燦俱送出營龍清仍肆兇惡當被鳳英格殺斬首與同洪子華等俱獲本月日期不等節次督兵攻打石噓拖長江響水峒小竹山法那矣蘭沙

鍋儘奴鳥蛇等寨山箐共擒斬賊級八百五十名顆
俘獲男婦四百四十九名口五月初一等日督兵攻
搜東山白馬山係濟黑泥獨水等寨箐兵擒殺賊級
三百二十二名顆俘獲賊男婦二十四名口有名賊
首已獲一十九名一方之患由茲而息等因并將賊
首米曾福佑全屍及生擒洪子華等各開解到臣會
同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審驗明白隨將米曾福
佑砍取頭級身屍分解發各處梟掛及查得官軍土
兵擒斬功次自三月十六日以前該巡按貴州監察
御史黃珂紀驗各詳審嚴覈一無妄冒總計雲貴各

哨生擒一百九十七名斬首四千八百一十六顆
共該擒斬五千一十三名顆俘獲男婦一千三百一
十五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五百七十八名口攻破一
千餘寨燒毀房倉一萬七百餘間得獲牛馬猪羊三
萬三千餘匹隻一舉蕩平役不再籍臣等議照普安
賊首米魯福佑節年倡亂乃其厲階米孕阿舊張僖
洪子華等同惡主謀爲之羽翼戕滅土官千里屯堡
爲之兵墟禍及兩藩生靈爲之塗炭一旦天厭其
亂神奪其魄渠魁授首餘黨伏誅普安安南二衛地
方俱已寧靖無虞矣仰惟 皇上受 天明命主華

夷 聖謨神威超越千古武功文德光被四方是以
臣等得効犬馬之力用圖涓埃之報師出萬全事無
一失疆土復往時之版圖道路通舊日之職貢遠近
交懽軍民胥悅此皆 皇上威德及遠之所致也臣
等不勝慶幸仰戴之至其各該文臣武將宣力効勞
如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金遠臨邊徼嚴督將事
先事用謀臨敵制勝鎮守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崑
鎮守貴州總兵官豐潤伯曹愷致仕署右都督王通
協守貴州右叅將都督僉事趙晟巡撫貴州監察御
史戴乾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雲貴二處左布政

使黃璉李韶叅政羅安張朝用叅議王臬張璠副使
周鳳王臣包裕僉事龔嵩朱儀王懋中都指揮李政
楊芳洛忠張泰季堂崔鐸候宇王湘司繼先魏紀劉
桓孫輔李增知府任儀羅璞王嘉慶稅新指揮李佐
等或督率兵將致克捷之功或紀驗功次息軍中之
弊或親臨戰陣極其勞瘁或整理錢糧盡其心力此
皆功勤顯著者也不敢不錄除將生擒從賊會審斬
首并原獲首級俱發梟掛俘獲賊屬男女幼小堪用
者養候老弱不堪者變賣奪回被虜軍民男婦給親
完聚獲到牛馬猪羊給兵充賞器械入官有功等項

官軍人等行紀功監察御史及用過賞功銀兩等項
行雲貴二布政司各造冊 奏繳其招撫過脇從夷
民行各該州衛安插復業漏殄逃匿殘賊行雲貴鎮
巡官處設法擒捕務令盡絕有功再行紀驗其賊首
米魯福佑首級并福佑妻男與情重米孕阿舊波衣
適得洪子華張僖等俱發都布按三司會問取招一
并解京及於本年五月十一日班師外緣係捷音事
理具本專差 齋俸謹具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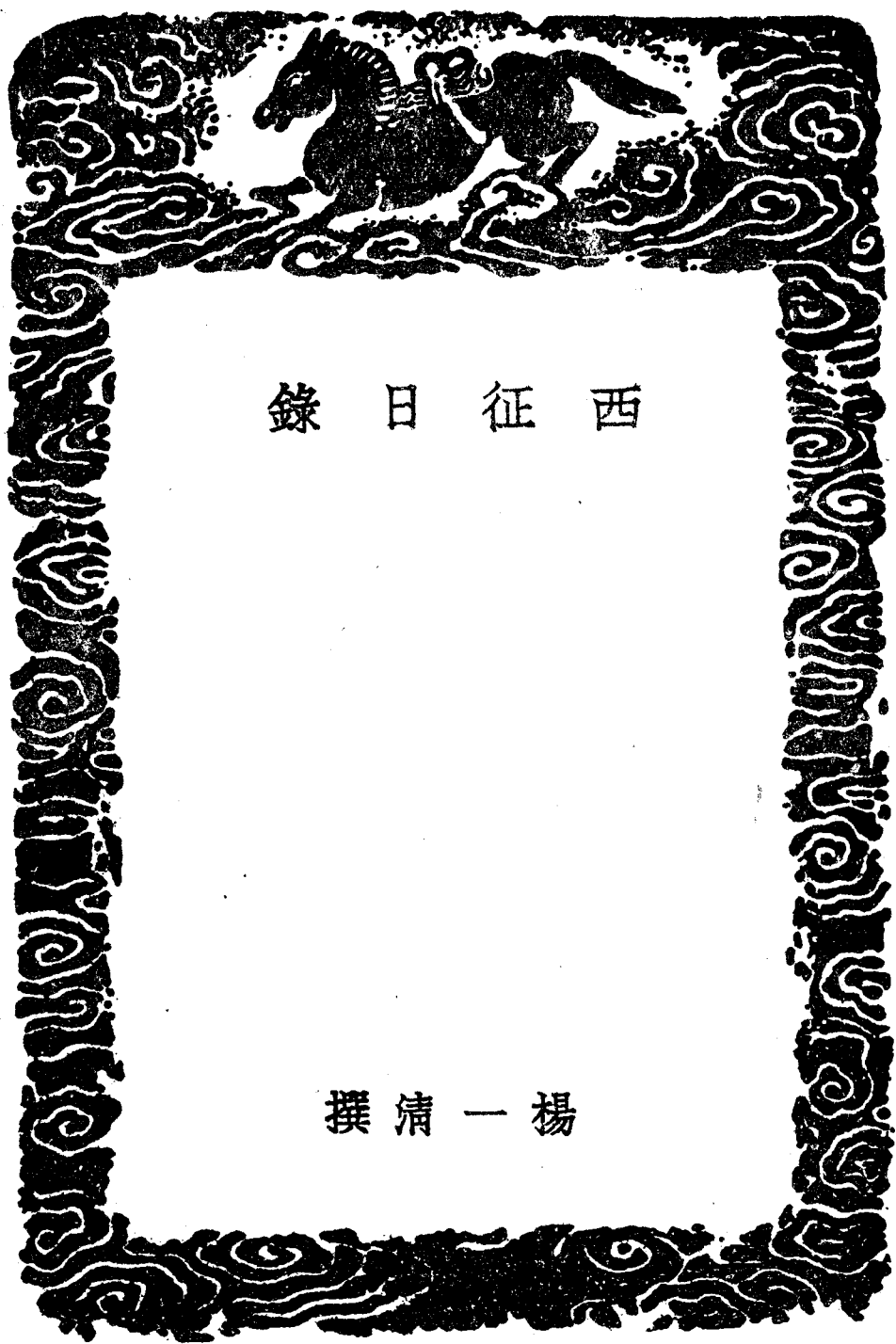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終



西 征 日 錄

楊 一 清 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一

西征日錄

楊一清

予在寧夏時嘗默憶被 召以來道里月日聞
見之槩筆錄之以備遺忘事定復將所處置興
革撮要舉凡附錄其中而交際荅問之微亦漫
及之事體所關庶他日有足徵者耳既而 勅
召還京此紙藏之中笥未嘗以出諸人比部事
稍閒偶取而觀曰是不可棄乃略加證正併以
比還途中事續焉以識本末通謂之西征日錄

云

正德五年五月初一日兵部差錦衣舍人王誥馳驛
齋文至鎮江府屬時賊瑾用事政令苛急錦衣使者
所至人心驚動比開則吏部公文有 旨起臣一清
赴京聽用予病廢久謝巾櫛聞之強起梳盥拜 命
于家自念不即就道則竒禍及焉然終以見瑾爲難
使者密言寧夏有變起公徃征當不須入京也 勅
使且至矣予曰若是則某不敢辭初貳日謁告先壠
初三日告祠堂別諸親舊初四日錦衣舍人王誥齋
勅旨迎於京口驛府衛縣諸司官皆陪行吏部侍

郎泌水李叔淵以公務道鎮江亦陪予行開勅于
府堂一清拜稽跪讀之始知寧夏賊臣都指揮何錦
周昂丁廣輩挾宗室安化王寘鐸以叛殺鎮巡太
監都御史總兵等官僞封官爵鑄章印傳檄召調各
路兵馬將謀入寇廷議推予仍總制陝西延綏寧
夏甘肅各路軍務督諸鎮守臣撫諭征剿叔淵曰先
生之責不亦艱且大哉予曰主憂臣辱某敢不効
死初五日具本差鎮江衛百戶胡宗隨使者齎進謝
恩且報起程期日初陸日雨中渡江至揚州泥淖深
不能陸行發舟夜過邵伯湖初七日至高郵風逆猛

甚舟不可動乃由陸冒雨將趨天長行田騰間馬屢
蹶夜黑不辯路宿田舍初八日過天長行百餘里村
雞初鳴暫憇鋪中初九日渡河至泗州望 祖陵叩
頭而去又行百餘里路黑雞三鳴暫憇民店初十日
過虹縣宿靈壁十一日至宿州雨初霽自渡江至是
凡五日皆風雨輿馬恒陷深淖中是日聞 朝廷祇
告 天地宗廟削寘鑄屬籍下 詔正名討罪 命
御用監太監臣張永總督軍務臣一清就彼提督軍
務涇陽伯臣神英佩平虜將軍印克總兵官統率京
營兵三萬會合陝西諸鎮兵馬分道進剿各 賜璽

書得專制以軍法從事且 命戮止渠魁脅從罔治
以功贖罪者得從賞格薄暮行宿百鄣道驛十二日
至永城伏覩 詔條寬征緩刑伸雪冤滯稍革近時
紛更苛察之政喜曰賊不足平矣行二站宿石榴固
驛十三日過歸德至寧陵前衢阻河不可夜行乃用
小舟夜至睢州十四日過杞縣至陳留縣渡口舟不
能進乃復索轎馬十五日雨中由徑路至汴城諸司
皆不及知止接官廳以戎務不敢朝 王報名急辭
三司以下官吏謁畢即行宿中牟縣十六日過鄭州
宿滎陽十七日過汜水鞏縣宿偃師十八日過河南

府不入城止西關清風館午食畢行二站至義昌驛宿焉是夜監鎗陸太監間會於驛知總督張公已到衛輝府十九日過沔池縣硤石驛宿張茅遞運所二十日過陝州至靈寶縣訪前尚書許季升留飯辭一茶即別去戶部主事王才工部主事楊淳來見宿閔鄉縣漏下三鼓矣二十一日入潼關再會陸太監予先行至華陰縣二十二日陸太監過華陰先行予宿華州始行事具本題知先是陝西總兵官曹雄約會諸鎮將官協謀討賊師次靈州寧夏游擊將軍仇鉞初被何錦賙調入城已而約爲內應糾集義兵乘間

手斬賊師周昂并殺其黨數十人遂執寘鐮父子眷屬械繫之擒何錦丁廣於大壩餘賊悉就縛諸將罷兵而道路相傳總督率京兵將洗夏城予恐激成他患二十三日疏乞將京軍取回以安反側之心以免供億之費遣百戶韋臣齎牌星馳至寧夏曉諭本城官舍軍民謂大賊已擒地方無事天子遣一二重臣來撫定爾軍民二十四日發華州過渭南縣宿臨潼二十五日入陝城二十六日朝王留宴辭京使至知上得捷報召涇陽伯以其兵還勅張公仍乘傳至寧夏偕某撫靖地方起解寘鐮眷屬并逮

繫諸罪人張公乃罷遣所部兵歸京營獨率麾下數百人兼程而來初所與爲亂者懼不免出危言相恐喝脅從之徒胥懷疑貳觀望以動闔城凜凜恐玉石俱焚裹糧謀出走者踵相接且大亂之後官司不能令其下體統蕩然予乃出給告示奉宣德意以爲寧夏之變造惡止是數人其餘俱被逼脅顧戀身家勢非得已朝廷止誅首惡不究脅從有功者兼許錄用况近日誅賊建功者亦皆夏城官兵可見從亂非其本意自今官舍軍民各供乃事服乃役庄屯農業市廛交易各寧幹止勿疑勿畏各部領官員加意

撫恤不許聽人讐攀誣指官軍體統素定各遵約束
不許互相猜忌敢有捏造流言扇惑人心及以下犯
上不遵紀律者治以軍法劄行按察司刊印百餘道
二十七日遣千戶王臣齋送鎮巡官轉發各該地方
張掛曉諭二十八日遣官迎張公于潼關予發陝城
至咸陽河畔遇張公先所遣旗牌官王璪楊義輩自
寧夏還問之云鎮巡續將原謀黨惡夜不收申居敬
等六十人擒獲但餘黨尚多二十九日過興平至乾
州慶陽王主事綸蓋屋王舉人元凱武功康狀元海
次第會焉予以離陝且數歲恐今昔殊勢問爲政寬

猛之宜綸謂今大亂之後當撫之以寬手滑之戒不可不知元凱亦曰先生徃日御軍實重罰亦重今恐未能如昔日之賞可如其罰乎海從傍笑曰今昔勢殊理則一夫亂固有以激之者先生未嘗負西人西人寧忍負公宜無改舊政姑息之風不可長也予以爲然三十日晨起驛報 勅使至予迎於郊至察院開讀又齋內府公文欽賞白金三十兩大紅織金獬豸背紵絲二表裏望 闕叩頭畢行至永壽縣雨如注曹總兵父子來見道討賊事甚詳六月初一日冒雨至邠州初二日王獻復來過邠云見張公於渭

南聞夏人不安出給紙榜百餘言大意與予前告示
同遣獻馳往曉諭是日將趨慶陽至涇河河漲以木
筏渡水沒靴乃復艤岸回邠州取平涼道以往是夜
宿宜祿驛初三日宿涇州平涼舊部曲以昔所選中
軍人馬來迎疲駑居半精采大非昔比予問其故皆
泣曰自公去鎮歲征戍不得休息芻糧不時給或經
歲無糧又科出銀物供需索壯士饑而逃今多補役
克數馬瘦死殆盡今皆追補者也予爲之憮然初四
日過白水至平涼不入城止高平驛 韓王以下各
遣官勞問固請一見辭之遂檄平涼衛都指揮陶文

率前部曲官兵百餘騎以從晡時發高平積雨途泥深數尺乃舍轎上馬渡涇河行四十里雨益急路黑不能進將宿安國遞運所屋頽且漏風凜凜薄人乃出宿客店中初五日過瓦亭驛徑趨固原平涼夫馬憊甚而固原之人不虞予之即至也皆不及迎去城二十里州衛官數人迎伏道左有懼色予慰之曰我本行速於汝輩乎何尤又行數里兵備黃副使繡來迎暮至城南關都給事中段豸查盤邊餉歸適至此亦出迎入宿總制府段來見留共晚餐能道延寧事初六日發固原聞寧夏鎮巡官將寘鐻眷屬并何錦

輩俱械送北行欲以獻俘爲功予以事干宗室既無
上命豈可擅發且人心未定處置少踈恐生他變又
各犯有原謀脅從情狀不一不審鞫得實一槩解京
莫適爲証將無可活者矣乃遣官齎鈞帖馳往止之
如已渡河則收繫靈州以待是時張公已宿平涼聞
之怒亦遣旗牌官往止之暮宿鎮戎千戶所沿途皆
牧馬營堡牧卒壯老填衢訢曰自公之去我輩疲於
力役疲於科取不得牧馬馬死鞭追急人無完膚迨
且半見在者不能存將盡迺矣或曰公初以牧馬招
我今百差叢集較諸征戍之兵顧加苦焉公來矣其

爲我處之言已哭聲震地予姑應之曰西事方劇徐當爲爾處分初七日至平膚千戶所有城翼然城之外有關室廬櫛比烟火數百家貿易交匪先是鎮戎至韋州二百里莽無人烟虜騎突入莫之阻遏予巡撫時始申余肅敏前議奏增築土城置所設官吏編集新軍給地耕牧爲長守計凡今成蹟予實經理之隱然爲固原一屏障自是虜騎不敢越之而南恐我兵議其後也予午飡畢將發張公所遣官朱德谷大中暨其兄富謁予傳言留待議事初九日予迎張公於郊至官廳開勅宣讀畢延入後堂厲聲曰寧夏

鎮巡將王府官眷不待吾至先發過河可乎予云論法誠不可但各官無別意只因人心驚疑恐生他變早發出門一日省一日于係而已又曰聞此事皆是陳侍郎張主欲以爲功曰此恐不然賊平是四月二十三日後獲夜不收申居敬是五月二十一日陳侍郎六月初二日方到寧夏豈敢以爲己功况鎮巡御史三司官俱在豈可獨歸咎一人張公曰陳有倚仗乃敢予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此皆反賊各官所行縱有不是 朝廷或不深責况傳聞之言未必皆實到彼再看如何張公意解乃曰各官連連奏捷

只是要封侯封伯予曰譬如人家父母心上有事爲子孫者一聞好消息便當急報以寬父母之憂豈有隱而不報之理張公曰固然初十日予先行至章州陳侍郎遣官齎送符驗一道總制軍務關防一顆令旗令牌十面副至予收領具本題知先是予總制之命瑾屈於衆議不得已而從之然度予必辭故奏遣陳先往暫行總制事待予至交代即回實托陳爲心膂冀其成功將柄用之寧夏副總兵仇鉞閻綱叅將保勣迎謁道左皆故部曲予以仇新建大功稍優禮之二將進曰鉞匪公薦拔則混處常流安得至此鉞

頓首謝初鉞在寧夏部領中以驍勇聞予察其忠實
可用薦克游擊將軍統新募義兵三千員名聽調殺
賊授勅行事竟以是成功十一日會陳於小鹽池驛
報張公將至予偕陳迎之郊至驛中相見張公詰陳
前事陳欲釋其怒遂言老太監之來風聲甚大雖未
至地方前日所遣旗牌官督令鎮巡將申居敬等捕
獲人心始安不然事變未可知張公曰今早爾差人
齋來揭帖亦有是言吾豈欲以是爲功吾性非貪功
者且欲陳仍回寧夏陳辭以爲既與楊總制交代似
難復回予曰渠已得代復回無名張公曰諾予與張

公遂偕西行陳東歸慶陽而所謂揭帖者不及見不知其何說也是夜宿石溝驛十二日至大沙井總兵官楊英見又行二十里鎮守太監張弼來迎比至靈州東關巡撫都御史馬炳然來迎見畢皆前迎張公予宿守備衙張公宿州衙予往會事鎮巡按巡等官謁見張公數其擅發宗室宮眷衆果歸咎於陳予謂此非細故業已會行錯則皆錯豈獨陳侍郎一人之過是時寘鑪父子宮眷并何錦申居敬輩俱分繫千戶所獄并驛遞空倉數處張公約往視之寘鑪指諸兒孫訥無衣被問之鎮巡云府第物皆沒官別難措

置張公曰不然彼固有罪系出 宗枝當生致之
廟闕豈可令其瘦死命各取其所收衣鞋被褥數事
給之何錦見予哭曰我公不去鎮錦輩豈得至此予
數之曰 朝廷何負汝輩敢爲背逆錦曰本鎮官兵
遭鎮巡誅求逼迫怨深入骨故得乘之爲亂實欲爲
下人息肩予曰既欲作好男子何不奏發其罪待
朝廷誅之錦曰彼動以劉瑾爲詞發之無益徒自速
禍張公微笑時瑾焰猶烈予不敢有言申居敬等皆
大號曰我輩昔皆公所選戰鋒精兵爲官司剝削所
苦又誤聽周昂之言至此實不與反謀願寬其族張

公又命守臣選壯健女婦數十人伴監其妃嬪及諸
宮人不許男女混處據鎮巡公移逮上當千餘人予
慮其事同情異宜有區別又恐有律不該連坐之人
混逮其間乃會張公檄鎮守撫按督同三司官審取
各的確供詞分別首謀共謀隨從等第稽冊按籍詢
其族隣老長於是堂姪以下于壻許嫁之女并顧工
人役出之凡百餘人惟申居敬等六十家及平虜城
官舍徐欽程保等一十一家法當連坐予謂申居敬
等一聞周昂逆謀即有樂從之意殺人劫財乘機爲
亂若欲比諸脅從則情重法輕但舉事之日方預其

謀義兵一動當即戢止比之元謀首惡似有不同徐
欽程保等聽調從逆但事後方入城不曾相助殺掠
俱止宜逮其身而繫其家屬以俟請誅正犯而徙其
妻子奏下法司議從所擬全活者百餘家初調事者
報賊黨未獲尚多張公在途調取固靖蘭州官軍三
千員名并陝西遊兵三千至是俱集靈州夏城復驚
老稚婦女走避山野留壯者持刃居守予告張公曰
地方已不用兵調來人馬徒費芻糧宜即散遣之張
公曰人心難保逆黨不盡殄除將遺後患予曰公謂
逆黨猶有幾何曰訪有姓名者百三十人予曰夏城

大變之時迫脅爲亂者何止數千但節奉 詔勅惟
首惡不宥脅從之徒悉與放免今何錦周昂丁廣三
首惡既已擒斬寘鏞等眷屬已拘解又擒斬同謀正
犯百十餘人亦足彰天討正國法此外漏網雖不能
無只可一切置之不問若再行尋究則人人自危縱
不敢稱兵相向大衆一呼盪往山後套中如何收拾
吾輩此來正須安靜地方 勅旨諄諄以撫安軍民
爲主若激成他變何以復 天子之命張公默然予
恐其意不鮮作一書授之次日乃曰先生言是但遠
調而來待吾賞勞畢遣之予曰不知賞勞當用若干

令巡撫查支無碍官錢送用張公笑曰吾豈肯用此地官錢返留形跡在此所司乘機將別生弊端遂將自帶錢物量途程遠近給賞官軍有差各遣回營適山後節報聲息予與張公議令仇鉞史鏞回鎮城予因檄仇鉞領兵於寧夏北路史鏞於南路各按伏夏城之人聞河東兵馬已掣散而二將分兵各按邊堡知其爲北虜也始帖然寧安逝者歸室家相慶無復驚疑諸罪人既鞫既明傳之檻車以歸於京師二十一日張公及予渡河入城農不廢耕市不易肆老少聚觀如堵墻次日朝慶王賜宴以戎事辭成禮而

退乃大集官吏旗甲鄉老士庶宣布 皇上恩德問
其疾苦禁所與爲靈者將釐革之衆踴躍歡呼咸以
手加額曰不圖今日復覩天日一日予告張公曰恩
威當並行不悖大變之後堂陞陵夷不復知上下之
分恐漸不可制維時造僞命僞符手刃大臣者戕殺
主將而奪其家者有遺姦焉將無以善後宜密令所
司捕之張公笑曰如脇從何且與先生靈州之言異
矣予曰始至人心未定當示之以寬今恩澤已覃衆
志既定所當誅者纔十數人耳無他顧慮况好生者
天子之德執法者人臣之義吾儕受 命專制須權

其輕重豈可膠於一定以遺患將來張公曰諾乃密諭鎮巡捕得指揮馮經等悉伏厥辜傳而上之輿論稱快張公一日又曰訪得總兵楊英仇鉞乘機將安化府第金帛并犯家財物取以自私各數萬兩楊英又將應捕人犯得錢縱釋此法不可恕予曰某亦聞之但無實可據恐是讐人怨家流言相傳大功既成則小節似不必深究且反逆之徒皆得以脅從釋放而以暗昧不明之事追究一二有功將官非惟體面不宜又似與反賊報仇張公首肯久之曰然然初公總督命下西人震懾畏罪然雅性靜重所過秋毫

無犯與將士同甘苦行不乘輿暑不張蓋日給公廩
數升餘雖片楮莖蔬無所取用恒以已貲散給羣下
徒隸廝役無不沾惠駐靈州及夏城兩浹旬所隨從
貴近數十輩部曲五百餘人寂然遵約束無敢譁者
居人若罔聞知又嘗語及慶府事予謂慶王當
寘鑪反逆之時不能密諭諸王併力戰守及播告本
鎮官兵協謀討賊顧日往朝賀行君臣禮將祖宗所
賜寶纛儀仗送與僭用又傾其所有金銀幣帛資給
亂兵失諸侯維藩之義且事起交結變生飲宴間當
爲後防遂會奏以聞請勅切責警戒及申明禁例

通行天下以杜交結之弊防禍亂之萌又以寧夏東路興武營密邇河套武備單弱請以寘鐸典仗所官軍編充興武營戎伍皆荷俞允遂削慶府護衛逮其承奉長史等官于京皆謫戍邊七月初二日張公北還渡河予以會處事未竟送之靈州初三日至石溝將處置寧夏事情各遣官會奏初四日別於驛中予欲郊餞之以雨而止比行謂予曰先生自愛其當具述先生賢勞不敢隱蔽予曰不然其病廢之餘朝廷以戎事起用義不敢辭強自鞭策昨在夏城病脾不能食賴公藥而愈茲幸地方無事便須上疏乞

骸骨公善爲調護使得早歸江南無他望也張公笑
曰吾平生不敢欺君遂上馬去予還靈州差指揮
符深進繳提督軍務勅專行總制事靈州土人素苦
漢官科虐予昔時多所釐革故轍尋踵作且益甚焉
至是紛相訢訐予以大亂之後爲除其害而不深究
其人減科徭十之二禁泛濫接遞以卹人馬初八日
閱土漢官兵於教場初十日巡視各邊堡閱舊築邊
牆自紅山至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惜成功之難
嘆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死仗誰
經略了餘忠之句十二日復入夏城遵奉勅諭督

同鎮巡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然後約法定令以從人便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繁重而私後買閑爲弊居多且屯軍地去糧存以爲恒患迺逋累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返累軍供採取以自封殖法之當行莫急於此於是鎮守太監張弼聞之退出所後正軍三百名總兵楊英仇鉞游擊將軍史鏞監鎗少監馬良各有退葦共二千餘人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仇鉞以下退有差盡歸之官以助邊儲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

次撥用無得脫者賦役始均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地方急務十數事上之不能悉記其大者如請蠲寧夏各路旱傷稅糧以卹困窮溥賞賚恩典以安反側乞旌罵賊而死都指揮楊忠李睿迓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廢卹其兒男以勵臣節改調管糧叅政等官及復設按察司僉事監理邊儲極論各城堡糧儲缺乏請發內帑如舊例召商輸納以免派買累民之患皆與瑾意相忤比瑾敗誅該部覆奏皆報允可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但人才難得用之他鎮猶有可觀乞將楊英取回調

用并薦副總兵仇鉞威名素著叅將保勣志節兼優
游擊將軍史鏞才略出衆皆可大用十八日大閱鎮
兵於教場示以紀律及申明賞罰條格俾遵行之二
十四日發夏城巡視各城堡楊英史鏞從是夜宿大
壩次日夙興廣武營協同孫隆來迎循邊牆而南分
守西路叅將馮禎迎於途因令楊英回鎮將至廣武
達賊自沙窩出可百十騎猝與相遇遣馮禎孫隆追
之予按兵徐行入廣武賊奔北出邊牆日已暮遣旗
牌戒無窮追收兵回營二十六日宿棗園堡二十七
日至寧夏中衛馮禎分守且久旌旗卒伍精采非他

鎮可及予嘉獎之次日閱武教場禎子馮大經騎射
爲第一時莊浪涼州守將節報虜寇犯邊河西城堡
多失守道路不通二十九日予發中衛渡河遵草地
而東野宿兩日八月初一日至靖虜衛條陳河西事
宜欲調延寧陝西三鎮兵馬分道而進驅逐出境遠
遞然後修復沿邊舊守墩臺城堡以圖經久無患莊
浪叅將魯經告急乃選靖虜蘭州健兵一千令指揮
陳松統領馳往援之兵至而賊遞自固原至蘭州邊
城糧草所在缺乏河西尤空虛軍士多枵腹生怨語
乃量發各帑藏官銀議令兵備守巡二司官分路招

維酌量城堡大小事勢緩急分派運納以暫紓目前
隨將議處儲蓄數事差人馳奏又奏劾固原守備趙
洪貪婪剝害洮州守備高謙柔懦不立俱當黜革舉
指揮趙濟路英等代其任十三日自靖虜發程閱視
乾鹽池西安州海刺都一帶城堡關隘十四日宿黑
水苑十五日至固原指揮路英歸自京師齎捧獎勵
勅書至十六日郊迎開讀於總制府具本差百戶韋
臣齋奏謝 恩且以衰病不堪供職奏乞照舊致仕
路英因言瑾賊得寧夏諸奏大怒即欲有所處分其
所親厚者以爲不可又欲改巡撫寧夏衆謂事體非

宜議未決予笑曰官爵職任本出朝廷總制巡撫皆無不可若許歸休老計之得者也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予上疏以爲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日肆搶攘又恐河凍之後大賊踏冰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養鋒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窮搜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於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十七日得吏兵二部咨

有旨命巡撫寧夏都御史馬炳然還鄉終制而不
補其缺令予專在寧夏居住撫馭蓋陰奪總制之權
也予遂發固原復詣寧夏過鹽池商人遮道訴稱公
昔掌鹽法時每引一道許載鹽六百石車脚填委商
得厚利今拘以禁例每引止許載三百石車脚不至
羣商坐視無可爲者又言前此撈鹽積多輸運不及
輒爲暴雨所衝予嘆天地自然之利官不善取而自
棄之顧爲私販之資是誠可惜然以御史有專職未
可徑行許爲具奏議處九月初一日至靈州馬都御
史先在被候交代予接管巡撫文卷三邊軍務惟徵

調軍馬重事仍聽節制初六日予餞馬都憲於郊還
至行臺忽報前所差齋奏章百戶復來予驚問其故
云八月二十九日至陝城聞瑾賊已被執下詔獄事
多更變歸請進止予驚喜謂天啟 聖衷罪人斯得
更化之機在是矣但前疏已定義無可改因復遣之
初七日承差牛學至自京得邸報知一清被 勅召
還京初八日陝西鎮守官差人齋公文抄蒙內府揭
帖欽奉 聖旨賞臣一清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羊
一隻酒十瓶其拜稽受 命即以羊酒饗諸部曲至
暮而罷榮 君賜也然明文未至恐曠日廢事初十

日予入夏城仍經理巡撫政務十二日得部咨乃行
二十日拜勅於固原屬痰火舊疾舉作不能兼程且
前上乞休疏未報迤邐而東以俟 命途中復上疏
請開鹽課以實邊儲及疏薦西方將官楊宏馮禎時
源陳珣安國輩并堪任游擊守備者各數人又薦左
布政使燕忠當瑾賊氣焰薰灼之時獨無附麗干謁
二十六日至涇州得邸報被推爲戶部尚書尋以寧
夏撫定功加太子少保賞白金五十兩紵絲伍表裏
十月初一日過陝城初五日出潼關痰大作失聲十
五日至衛輝復上疏申前請乞致仕是日劉司徒用

齊會於衛源驛道戶部事甚詳十八日會叢侍郎及
戶部委官袁主事者三人於宜溝蓋前所奏缺之戶
部覆請得 旨命叢以戶侍兼憲職往督理之二十
四日至邯鄲縣得部咨知所上乞歸第一章不允門
生張知府潛閑住郭御史郭迎見送至臨洛驛二十
九日至保定府又得部咨所上乞歸第二章復不見
允仍催促赴京十一月初一日至安肅縣門生王侍
郎寅自易州山廠來會初四日至都城宣武關外假
宿永慶寺中痰嗽猶未止公卿大夫士枉顧無虛日
終爲病所困不能趨 朝又上疏備陳前後懇悃乞

恩放回休致温旨褒荅不允延醫問藥又十餘日稍
愈入宿東朝房十九日赴鴻臚寺報名二十日 陛
見二十二日謝 恩二十五日 賜玉帶於左順門
是日到任始治部事

廣信府同知鄒 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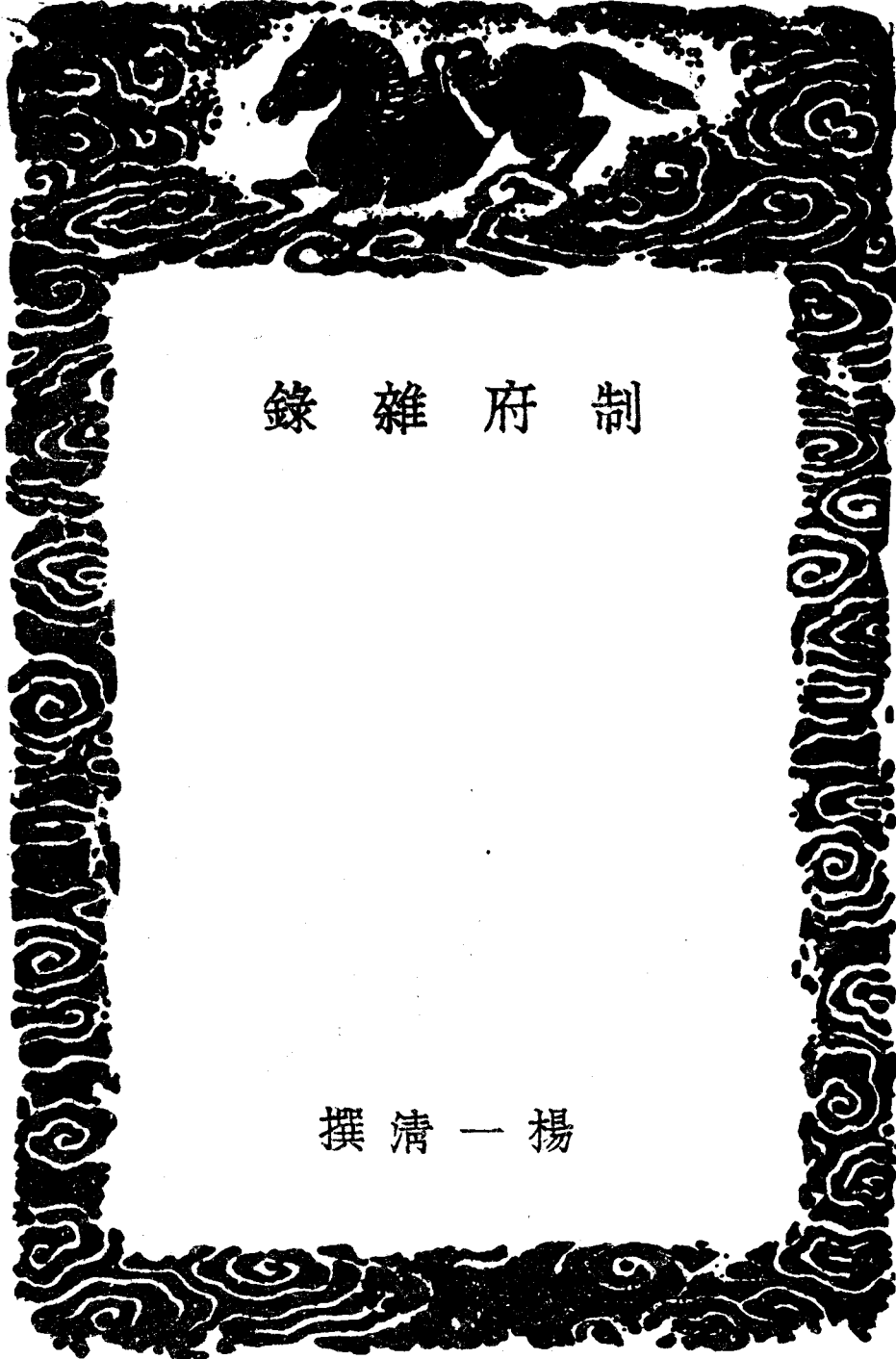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一終

西征日錄



制府雜錄

楊一清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二

制府雜錄

楊一清

初予致政家居強長史晟書云先生之在位也不患於難進而患於難退今既得謝不患於無復起之日而患其有復起之機比起廢西征過西安見之曰某不幸復起柰何晟曰朝廷以戎事起公安得不出但功成之後宜早退以全晚節耳強汝南人予提學時爲真寧訓導以文學見知前所言非道義不及此顧予西事甫定旋被召命屢辭不

獲媿負忠言

寧夏有沃饒之利故稱樂土自撫馭非人橫徵暴斂
紛然雜出軍始不堪命逃亡接踵見存者日益困
敝至逆瑾時極矣上下交征斂取財物爲脫禍計
盤糧科道所斂銀四千兩鎮巡倍之官軍俸廩芻
糧經年不得給千戶何錦指揮周昂素梟雄知人
怨入骨始懷異志錦頗通文事乃應武舉上京見
時政日非歸語昂等曰可舉大事矣屬鎮巡俱更
代太監李增總兵姜漢雖無大善不至如前苛虐
都御史安惟學自陝西布政擢巡撫正德五年二

月十九日抵鎮安素嚴明以藏廩空虛軍政廢弛
乃與總兵約申嚴禁令追徵積年負欠屯糧追補
馬匹被箠者多無完膚大理少卿周東清查屯
地又復嚴急錦昂等遂激衆爲亂諸臣皆遇害四
月五日也寧夏奏事者皆嘗被笞之人遂揚言於
朝謂亂乃惟學東所激而成聽者不察和出一口
後李姜俱沾卹典惟學既被廢錄又以言者追奪
之且錦等蓄謀已非一歲惟學蒞任未及兩月况
比併公務比之腴削私用者有間矣作惡者何人
而惟學乃代伊受禍寃哉盖亂臣賊子必假藉事

端以爲口實故錦等必殺鎮巡奪其兵柄而後可
逞是時惟學雖寬亦不能免也

何錦之亂鎮巡既被殺副總兵楊英領兵在外錦招
之不肯入其所部兵聞亂而潰英僅以身遁錦又
給遊擊將軍仇鉞入城而奪其兵時陝西總兵曹
雄在固原聞變即趨至境上首遣都指揮黃正統
遊兵三千入靈州以固士人之心約會隣境將官
刻期進討又遣兵戍寧夏中衛及廣武營以捍其
所必攻密燒大壩捲掃之草以攻其所必救與靈
州守備史鏞輩謀奪取河西之船盡泊之東岸錦

聞而懼領兵出守大壩以防決河雄乃議令史鏞
潛通仇鉞書謂河東大兵已集以某日渡河俾鉞
爲內應鉞卒成大功顯名天下而發踪指示之功
何可少哉竟以締姻劉瑾得罪身死家籍良足悼
已功名之士固自有幸不幸者存而世之見利忘
義托身匪人者亦可鑒也夫

曹雄長子謙讀書善吟作有機略揣度世事多曲中
又樂爲義舉陝西故李叅政崙孔主事琦家貧甚
妻子不能存活雄上疏請卹其家以勸廉官從之
盖出謙意具其筆也高御史胤先被逮 詔獄貧

無銖兩之資謙助之路費令人送至京又資給其
家類此者尚多然英華太露好惡太明自恃其才
智頗輕世傲物故人多忌之雄通好劉瑾初若避
禍然至締兒女姻則甚矣謙慮不及此不能力止
之卒以黨惡被收繫爲怨家所忌箠死獄中傷哉
予致仕家居時

廷議有見推者謙以書來曰此何等時也而先生可
復出哉宜致書所厚切勿道及起用二字又曰近
日陝西人才連茹而起山川之不幸也獨不留三
五輩以爲後地耶彭濟物不見登用天其有意於

將來矣夫以謙之明於料人忠以處人如此而所以自料自處顧若是不尤大可惜哉

靈州邊堡壁間有詩云堪笑書生無勇略演營習陣日紛紛問之乃總制才尚書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才公見予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爲哉未幾聞虜在邊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興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擣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

墜馬身被數刃而死出不兩逾時竟以屍還興武
慟哉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
修戰備爲法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
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
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哉才之死固
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鑑矣

總督張公嘗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壞
得如此時瑾焰方烈張公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
瑾腹心爪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
十張公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肉及供馬匹食用

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
姪男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賞曰不愁伊無有也
予曰彼亦參隨之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
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
所論列予恐嫌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 帷幄
腹心重臣公今在外宜存形跡不宜輕起釁端張
公厲聲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
在 帝左右公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
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
公首肯久之後乃知瑾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

其歸速不及有所爲卒除姦宄於呼吸間然亦危矣 祖宗在天之靈實默相之 主上之剛斷又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砲不能致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銳力大而猛然邊城久不用予昔在定邊營教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爲長物耶詢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曩在陝城教場見用此器越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

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
遠及三百步營中皆震懾宏神色不動予喜曰破
大虜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乃市鐵募
工於固原鑄造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
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札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
退 後邊城在肄習用以爲常至是花馬池叅將
閻綱告予曰前歲達賊擁衆出城下用公所發鐵
鉸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
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二騾駕一鉸
凡用八騾可駕四器出禦之時置之中軍遇有危

急却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穆二遊擊被虜圍之數重經二三日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

各邊演習營陣止按舊規而行不知變動予謂地利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若不知活變遇警安能濟用乃參酌舊規間出新意令隨機應變如衝三疊陣畢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營又變五行營又合爲四門斗底營當分而分當合而合分而不缺合而不亂或人馬方行驟報賊至倉卒之間就於腳下站立拒敵務使彼此人馬

相迎盤旋拒捺以決勝負凡坐作進退應援追截
悉視中軍旗鼓指揮以類而推隨意生發如下棋
局局皆新如此操演使人人知兵初雖甚難久則
有益

今之下營布陣或太稠密或太空疎太疎恐敵人乘
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
所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爲營行則爲
陣陣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竒有常
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疎
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卒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

莫可動搖

演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係姦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面皆當提防敵來無懼色敵去無愠容久久慣熟臨敵不過如此粧塘夜不收軍人務尋達人達帽粧作真達賊形狀若無真達衣只翻穿皮襖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腥臊難聞聲勢兇惡使我馬慣見遇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塘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或來或去或衝其前倏擊其後

使官軍應接不暇以上皆予總戎務時軍令才尚書之見嗤者以此知兵者或以爲然姑識其槩以俟後之君子

將領三軍司命安危所係苟非其人則急去之在其位則不可忽且侮予在制府雖衛所庶僚平居未嘗妄咎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苟奸法干紀則亦未嘗假貸故解任之後遺愛恒多才公嘗怪叅將閻綱遊擊陳善都指揮郭遡不能殺賊褫其衣冠加之巾幘婦服令周遊營陣三人皆有時名坐是諸將解體出塞之役心知其非無一爭

者比聞其敗各按兵不救且甘心焉是時變起倉卒雖救無益而人情向背可知已

法曰兵無選鋒曰比凡官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須區別若混爲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且臨敵接戰怯者先逃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爲所累故選鋒爲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用大將之門兼收並蓄庶無遺才予先年總制通行各邊大小將官各於該管衛所城堡官軍夜不收內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膂力兼人有膽氣有智略四事兼備或三事兼優者定爲第

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爲第一等一事可取或二事粗可觀者爲第三等若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弱疾病者爲第四等其老弱幼小疾病者定爲第五等一等選備奇兵二等三等選備正兵四等專備守城守堡雜差撥用第五等不堪之人責令選勾精壯戶丁代補騎射之外各採所長如善御兵車者善放銃砲者熟於弩彈牌刀骨朶者善用鈎鎗斧鉞鞭撻者但一藝精熟皆可備二等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筭者攻巫

醫者自虜中來習知虜事者善胡語者脚健善走者眼明善瞭者形影詭譎善窺探者有雖無他長賦性直慤決烈不顧生死者以至百工技藝之人苟有一長俱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冊登籍定與操習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後予解任南歸此事旋廢今部曲猶能道之方圖舉行而 召命下矣姑識之

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小行步有疾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

出戰之時量力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
平時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
不前馬強人弱馬可前而人怯懼雖有猛將安能
成功予行令各將官將所部馬隊官軍騎坐馬匹
逐一慎選精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
第一等身力雖小頗能馳驟者作第二等身力雖
大行步遲鈍者作第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
及瘡癢老瘦者作第四等一等二等專備騎征三
等以備雜差四等責令易換中間若有跳蕩超越
之材上山下坂足力不倦駐坡驀澗如履坦途者

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二兵不練而強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蹶然笑者幾希矣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二終



江海殲渠記

祝允明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今獻彙言歷代小史皆收
有此書今獻在前故據以
影印

江海藏渠記

長洲祝允明著

丁卯以來逆瑾竊柄括天下財入私隲膏血涸竭孳死填
路其間獮者走險以挺所在團結最鉅者曰四川賊山東
賊江西賊河南賊呼吸而聚多者至十餘萬屠城邑破室
里潰斲殘殺奸穢燒廬燬市馴至僭名號攻宗藩戕命官
由盜而逆橫行天下人死不可計所不及者閩廣雲貴而
已 朝廷遣調京邊大將勁兵協以文臣四出分討千
攻百戰久漸撲滅山東賊最後平時壬申孟秋奏捷於南
通州之狼山吾蘇自偽周亡後不被兵至是賊已涉境幸

復無損且折馘焉偶得戍城始終因稍彙括為記禍終於
南故頗加悉彼三叛之詳或得嗣為之劉六劉七者霸州
之民六七善騎射庚午之冬巡按蔣御史琮命捕畿內賊
頗有功受賞無何 朝議以其故盜命京營把總指揮
桑玉擒勦桑以兵圍之於霸二兇密令其黨謀於外行賂
約他魁齊彥名劫圍而逸 朝廷以桑逸賊速下法司
已而釋之時賊白瑛號大王寇臨清六七彥名等往從之
僅十九人三十騎至而瑛不納乃與朱千戶奔湖廣從藍
田亦不納復來山東時五月也流劫大名之境白瑛已死
其徒楊虎將其眾為天津兵備陳副使天祥所敗追虜方

急遂與六七等合互出剽掠離合不常六月甲申虎自山
西十八盤入武安劫縣庫虜居民轉掠楊義店而過是日
劉六以百騎攻破青州之日照敵殺兵快劫獄掠市又二
百騎轉寇諸城之營上集乙酉千騎入威縣劫囚敵殺民
快轉掠臨洛集入曲周劫掠以二百餘騎屯章丘之馬頭
鎮虜殺燒掠丙戌千騎破武城劫庫獄燒民居遂入清河
劫掠丁亥七百騎入故城殺虜燒掠戊子五百騎掠景州
東西關己丑掠交河之泊頭鎮轉掠吳橋之連窩及德州
之新安店庚寅千餘騎攻破阜城縣燒毀虜掠辛卯千餘
騎入文安劫倉庫獄遂趨霸州殺掠壬戌二百餘騎掠武

定百餘騎掠長山之集家橋房鎮店甲午百餘騎攻臨淄
敵傷吏民乙未寇博興丙申留二十騎攻博興而以三十
騎掠利津之清戶等社九十騎掠壽光及益都之汭洱鄭
毋二店戊戌千餘騎攻樂安之丁家口及蒲臺之李家口
遂渡河流劫辛丑千騎破陽信燒官民居肆掠又以三百
騎攻崇安百騎破海豐劫囚三百騎攻壽光掠諸莊店百
騎燒劫臨朐之上莊等社壬寅二百騎破霑化劫囚掠民
甲辰二千騎破青城殺民兵傷官吏虜其妻女劫庫獄又
千餘騎寇齊東諸村落燒殺虜掠又二千騎掠高宛之田
鎮店乙巳攻章丘流劫石家莊張官店丙午五百騎掠歷

城之堰頭鎮又百餘騎破泰安燒東關又五百騎攻萊蕪
七月己酉朔千餘騎破齊河城燒官廨倉庫殺虜甚衆庚
戌千騎破高唐放囚殺虜又三百騎破城燒官舍及安仁
新寨二店劫囚掠民辛亥七百餘騎破東光燒殺虜掠壬
子破吳橋燒官民居殺掠又千餘騎圍夏津燒民舍千餘
間分劫鄉村次日復攻城沿途殺虜甚衆甲寅三千騎攻
南宮城燒官宇庫獄劫囚乙卯千騎破新河知縣董昌戰
傷劫庫燒虜丙辰破冀州劫倉庫放囚燒官民居虜掠丁
巳六七彥名虎諸兇并集以二千騎屠棗強劫倉庫獄殺
燒慘毒官民吏商死者無計知縣段豸死之賊狂燄轉熾

已未六七彥名圍景州庚申千餘騎破阜城官民居殺掠
辛酉千餘騎攻獻縣燒掠殺虜遂駐交河壬戌攻興濟丙
寅劉六以五十騎破順天之大城縣燒官民居殺掠遂掠
固安之紅村市指揮史王死之壬申彥名以所部六十騎
破青縣燒官民舍劫倉獄甲戌二千騎破靜江燒官民居
劫庫獄掠虜虎以二百騎過河東燒漕艦殺其士丙子虎
以千餘騎圍滄州至于八月己卯方解去自桑園六平而
劉七踵至復圍之癸未始解滄被圍七日沁河結橋楚掠
死傷不可數計燬漕舸三百艘民舟無筭是月戊寅朔李
叅將瑾擊賊於日照斬首七十級庚辰虎以千餘騎寇平

原殺掠東西二關又千餘騎入東光殺虜辛巳千騎攻破
吳橋殺人燒官民舍火達曙壬午千餘騎攻陵縣虜知縣
郁昕妻女彥名三百騎攻滄州稱報雙掠辛應里丙戌宋
指揮贊擊賊於固安之鄭哥莊斬首四丁亥許副總泰卻
遊擊永拒於霸州之平口斬首百二十彥名在靜海青縣
掠得船二百餘將入海陳少卿天祥與張副總俊大破之
於信安鎮斬首二百一十生擒百一十巳丑過滄州乃與
六七自桑園寇陵縣由穆陵關而東虎自平原由高唐蹂
臨清而西隨地寇杪壬辰宋參將振擊賊於慶雲之板搭
營斬首三十辛丑許副總擊賊於阜城之半壁店斬首百

有九十俘百有十甲辰卻遊擊擊賊於景州之鑑橋集斬首百五十癸卯巳來大名張同知珣等各擊賊共斬首二百二十初馬都御史中錫被命捕賊六七之在山東也值大水無所得而馬方布招安之令六七遂北詣馬以受招周之馬不能察聽焉六七殺人縱橫自如而我軍欲擊賊者馬輒止之人情駭憤由是賊勢益暴 朝廷還馬去

以陸都御史完代之陸公以是月辛丑受 勅視師丙

午陸辭而行自是以後陸公為政於是廣召募拘馬羸修濬城隍時朱千戶等寇范縣九月戊申朔遣馮副總禎與許卻等襲楊虎大破之于宋門店龍化集等處凡斬首一

千三百有奇俘百五十有奇傷溺死者不計其數朱為軍人沙長孫所殺及劉四齊仲德皆殺死四即劉七弟仲德齊彥名弟也軍聲大振是日以後臨清諸處守備官孫懷等各擊賊共斬首百九十俘百有一十巳酉申都指揮琮擊賊于史家莊斬首十丙寅許馮卻三帥等又大破賊于臨清之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丁丑許又破賊于臨清之孔家營斬首百九十月庚辰張副總及濮州等縣各擊賊於壽張諸處共斬首百餘壬辰賊犯武城武平衛指揮石堅覘知以兵要於中路遇之截戰擒其魁七大王李淳并首張雄班信賊逆脫僅七人往報其黨通宵北走

攻破夏邑虞城燒殺居人劫囚庫丙申賊千餘騎去虞城
南攻歸德石堅急返白撫鎮推委其父致仕指揮石璽及
知亳州張思齊等守禦武城衛境賊至堅去浮橋帥衆
過河丁酉至蘆家廟帥弟姪家人石盤石奎石確石在等
與賊戰斬首四級生擒小五大王楊經等二十六人斬首
四級經虎之孫也賊退屯泥臺店堅與指揮夏時移兵伏
于白龍王廟集是日漕運巡撫張都御史縉奏以宣府總
兵白王守徐大同副總兵姚信守沂 詔從之己亥賊
來奪船渡河夏時拒之未克堅至破其一舟舟中賊皆溺
死餘衆乃退還北岬布陣不散石璽命指揮沈勇帥衆五

百張知州遣民快百五十潁州兵備李僉事天衢遣指揮
鞏臣丁麟帥兵共二千餘同赴戰敗之賊乃往永城宿州
庚子泊溺屍四裝束華整奪回婦王氏言賊營中皆撞頭
哭語被石家人馬殺死我楊大王落水復於水旁焚紙錢
祝楊虎冤往充府回家乃令楊經認四屍經抱一屍戴四
縫撮髻盛衣甲鮮異者哭曰大大王也復圖形示別賊胡
世傑劉現見即哭楊大王始知果虎也又一屍為李隆亦
渠魁同稱大大王者餘黨乃由象城太行行劫入河南境
後推其首劉三趙風子邢老虎等脅從甚衆至十餘萬即
所謂河南賊也很暴尤甚殺傷不勝計朝命彭都御史澤

咸寧伯仇恂兵鉞將邊兵討之不兩月勦滅幾盡盡六七彥
名旣越穆陵東行流劫至沂州攻城犯 王府數日由
嶧縣交州出至濟寧燒運艦至五百餘艘徑趨大名往來
山東縱橫殘煨所在為陸公之兵襲慶十一月甲寅馮李
二副參擊賊於鄆城等處斬首五百六十丙辰卻遊擊大
破賊於景州之高麗店斬首七百七十生擒四十庚申以
後馮副總擊賊于長垣斬首三十戊辰以後馮副參及金
副參輔河間臨清文安諸郡縣各斬賊級共三百三十有
奇俘百六十有奇乃歸霸州渡河時十二月丁丑朔
乘輿方出知省牲賊奄至新城涿州之界大肆燒劫以搃

惑京師復往至大名之小灘甲午許馮二帥破之於彰德
之何家屯等處斬首七百有奇乃奔至山東之桐城驛渡
河往往為官兵所敗是月將盡復自河間突至文安時值
郊賊闕伏近地而迫於官兵不能肆七年正月丁未朔六
七彥名自文安而下庚戌都指揮楊鼎等擊賊於梁安等
處斬首四十辛酉以後卻遊擊等破賊於臨朐之穆陵關
等處斬首六百甲子虎黨河南賊賈勉兒等三千人破碭
山丙寅破蕭二月丙子朔時副總源等擊賊于陽武之賈
家灣諸處斬首三百八十巳卯賈勉兒等破睢寧殺官兵
劫倉庫獄燒掠縣治民居虜汚婦女備諸慘酷張都御史

帥兵往襲甲申賊至宿遷屯小河口欲劫船而渡張公所遣指揮周正禦之賊不能前退往桃源屯于城子河張公追至白洋河賊乃由靈璧虹縣西奔是日都指揮袁傑等擊賊於汶上之閻村等處共斬首三百三十辛卯六七彥名毛老人等一萬七千掠邳州之泃口集遂由贛榆過邳城張公得報當河南賊甫去急引兵而東復遣兵於上游邀回漕舟以防燒虜半日間悉棹返完粟二十萬丙申夜賊寇沐陽張遣海州千戶張瀛引兵快六十餘騎往覘道遇賊三百騎瀛力戰斬三人而還賊去淮安桃源邳宿兵快遇敵各有擒斬張公復遣兵下清河淮安以捍之甲午

以後指揮侯贊及李遊擊銳等擊賊於南宮之崔虎店等處共斬首百九十夷子宿遷民吳敖以彥名之黨劉宗禮自首稟帖送張公處辛丑六七彥名擁衆寇邳州所過村落悉被傷殘去城二里許駐營賊皆白衣彌滿郊野以八百餘騎三面薄城張公視城唯東稍門二重當要害命張瀛騎遏其隘戒毋用短兵第施弩礮賊三百騎破門而入瀛併開其內戰殺四賊賊奪屍擲水中而退周城及外土城水口通賊路處知州周尚化等提兵拒守賊乃退遺神銳備卒馬騾百五十於近水沮洳中以餌我軍張公曰此莫敖伐絞故智命勿取賊計不得行不三時拔營踰距山

去劉宗禮來降至城下解甲自陳云本霸州人充騰驤右衛勇士與兄宗義被虜皆不肯為賊用嘗被撻又有干可聲常自謂宦門子弟反為賊奴驅使因與杜友才首怨白龍王六廖榮等結誓欲殺六七彥名而降近有河南楊虎餘黨遺書欲來合羣六七等欲與共犯南京宗禮等因備寫稟帖密付張仁令送來達後至峒嵒社遇吳敖乃復令來達張公至辛安睢寧縣學生劉遜志密白近被賊虜入營欲帶去隨用有干可聲等密言我等數人已往張都御史處首情今可復為密達速為奏過可以獻功又令遜志代寫稟帖乃放出營又房村民劉道白三月三日賊渡

河不得而又有三人遣後隔河呼語大率同前令稟張公
勿殺宗禮云云張以宗禮劉道送許總兵所壬寅彥名等
二萬餘屯於扶溝之南關以二百餘騎掠本縣之五口癸
卯六七等過呂梁燒工部分司巡檢司房村驛民房艦皆
作煨燼殺死稅課局大使崔綸餘殺死者無筭甲辰河南
賊在亳州蒙城之界渡河南去是日劉副總暉破賊於滕
之呂孟社斬首九百賊敗趨徐許劉李鏐三帥提兵追襲
三月巳酉師集于邳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管夜半師
行庚戌旦遇賊衆五千官兵奮擊賊相却且戰且退至魚
頭集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奪回虜衆數百癸丑賊自劉

馬莊東奔登州海套雖屢劔隨所在脅聚寡而復衆陸公聚諸路兵卻劉李溫恭四帥以及各州縣等裨將民兵畢至分道屯襲彌布遠近陸公臨機運籌以授諸將莫不合宜四月初河南賊來寇定遠太安哨騎東曠巢穴驚傷陵寢丁丑陸公所集諸路兵與六七彥名等大群遇於嵩淺波古縣集等處諸軍奮擊鏖戰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及傷死者三千有奇俘百有奇而逃散又千餘諸酋渠殆盡六七彥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問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出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南壬辰都指揮楊鼎擊賊於徐之莊里集斬首七乙未張

副總俊擊賊於武清之標伐屯斬首四十有奇戊戌趙風子管四兒王麻子等二十餘騎將自白洋河渡指揮周正阻禦乃回薄睢寧夜至武城知縣蘇霄典史袁浩提兵拒守己亥與賊戰浩中箭墜馬死之快手張堂等殺賊六人任孜等手殺二賊復被賊殺之剖其腹李子成陷重圍箭已盡麾鞭亦傷數賊竟破圍而出餘兵亦共殺數人賊乃自竹園村過小支河北去庚子至邳之新安迤運馬家淺雙溝類欲渡不得癸卯復由靈虹西南而去是日劉溫二副參通判韓守愚等邀擊於冠縣等處斬首一百四十唯存二百餘賊潰而南奔五月丁未渡棗林庚戌夜渡邳纔

三百人遂奔河南從光山確山奔上湖廣棄馬登舟沿江掠聚其黨復盛至七百人壬戌以後時源許李三帥破之於貢縣等處共斬首四百四十二乙丑賊至陽邏圍風丙寅都御史馬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於爛泥鋪脅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虜其家人既而劉六為風折檣墜死於水其幼雛數人亦死唯劉七彥名沂沅劫掠是月丙午以後同知劉文寵等擊之於萊陽之杜家村共斬首二十乙丑以後指揮張勛僉事許遠等擊之於滄州之汪家舖等處共斬首二百七十生擒四閩五月甲申以後許僉事等又擊賊於海豐之大冶河等處共斬首四十生擒七已

丑劉七彥名等與衆突來瓜州殺掠過壩泊於通州之狼
山常熟之福山港遂凌駕江面縱橫上下通泰如臯京口
濱江之區咸被創殘張都憲縉隨勢應變數遣將校守吏
防衛遏截通泰如臯泰興周家橋印莊儀真江都瓜州海
門高郵寶應石莊諸要害地募兵數千分屯應援積芻粟
築缺堤拘簡善泅者日夜警備六月朔日以後許白玉二
副總等擊上江賊於龍化集等處共斬首二百九十六生
擒八劉七彥名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游掠與其黨韓
三等謀得馬竄亂淮北海州已酉張都憲得真報急申嚴
防禦拘藏馬羸賊計窘辛亥乃募海門而上甲寅復越瓜

州過南丙辰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河庚申在海門之東
七里港謀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又泊隸上乙
丑在斷腰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迤邐蘄黃登陸
入光州固始還泛九江安慶七月己卯至石灰河江口為
金叅將輔所破遂往銅陵壬午反越瓜洲而南蹂周家橋
甲申在天生夾姜家嘴陸公在臨清以六月戊申受
勅令南下直抵蘇浙窮賊公乃迅馳以是日至揚州邏騎
報賊將犯儀真張都憲與溫參將提兵往赴之陸公督劄
副總之師趣瓜洲比至賊已東陸公急渡江至京口守截
時江南缺巡撫俞都御史諫治水在蘇州受勅參督

軍務陸公分兵配之及劉卻二帥備倭陳都指揮潘俱至
太倉集船而巡撫王都御史績亦至駐於鎮江移檄江北
將吏設兵守禦備賊北逸旣而仇總兵以兵至金參將亦
自河南來將還鎮張都憲勸陸公留之公亦已命駐軍遂
令時副總守鎮江金與陳遊擊珣守瓜洲陸公自督諸軍
而東賊在孟瀆下港有標船至南岸賊起而掠常州守李
嵩殺之自西洋港起者部領孫文傳鎧執之斬首二十九
俘二十又犯江陰縣丞余凌雲殺之縣人以鐵菱角布賊
外淖土中縱牲畜賊爭起掠不悉陷著鐵菱角不能起擒
數十人後更不敢近城丁亥賊泊狼山下其黨以失地利

相尤或潰逃去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競二婢乘劉醉逸入通州守兵執之丁丑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婢不與遂率衆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退入船是夕大風發數群掀播晝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飄墮僅存八船其衆顛踣不知賊在船不能坐卧皆頸仆匍匐自相擊撞嘔泄臭穢狼藉互為怨詬已有自戕之謀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木老鴉藏藥及火於礮矢中藥之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乃米舸不曾傷賊退將復為之賊檢察知之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益駭絕乃登

山團聚或下崖散遁輒為通州諸處守兵所感指揮劉葵
胡鎮千戶王詔通判高昇等邀逐擒斬不絕惠賈斬首六
十俘四十七辛卯俘十七大抵通州最與賊切密而守吏
亦特嚴整壬辰陸公在江陰會諸將議授方略其夜三更
劉副總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兵副之卻遊擊帥
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癸巳與守兵齊集日加未與賊戰
我軍聲燄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顛古垣馮高控險
鎗矢瓦石雨下塵蔽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旣偪僧行居人
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四前日加申劉
副總引其部將張椿蕭澤高雲李春美饒徵等赴亮決戰

分軍為三劉在山北卻在山南皆戴盾跽行而上手拖鎗
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將士有被數箭死數人者不
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其餘先已具舳艫山下以
備竄逃至是覓嬰谷下山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
進退無地劉副總軍列崖下百矢齊發官艦中驟矢并集
劉七勢急遂赴水死彥名為宣府遊兵十旗張鑑取首劉
副總擒斬餘賊馘截沉水賊級有四而北者高雲追斬之
皆盡已夜息兵甲午諸軍復登山搜擒賊已乃旋師允斬
級四百七十有奇俘八十有奇其俘吳漢劉惠與劉七皆
僭王也遭虜脅從釋歸其家有先逋伏江陰膠州滄州諸

處零賊亦悉捕戮降散悉盡疏聞文武大小將校兵士等
陞賞有差

江海蠶渠記終



平 濠 記

錢 德 洪 輯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平濠記

明 錢德洪緒山輯

初、贛州在官吏書門阜。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詞覘。不待言出于口。凡意向顏色之閒賊必先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其後一出而成功。公至豐城。聞濠變。亟欲遯。流趨吉安。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刦公。畏不敢發。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誡其耳。遂發。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公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勤王之事尙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閒諜。假奉朝廷密旨。先知甯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以俟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閒。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族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卽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于袷衣絮中。

搜得公文。遂疑不發。逾數日。公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暴濠罪惡。始悟爲公所欺。

公旣拔南昌。知濠兵將還救。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迎擊。出其不意。濠亦先使精兵千餘人從閒道欲出。公不意。攻復省城。偶遇于某處。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文定等。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卽斬之。兵無統領。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

此事年譜不載。以爲先生失計也。何所失。不料濠亦取閒道出奇兵也。然能不以小衄挫氣。反因而激勵其麾下。轉敗爲功。則是卽短見長。而可以垂法于行師矣。

江彬等初至。公往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禮諭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

公見張永與之語。知其忠。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逾一紀。旬月就俘。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及彬等欲加害意。旣而公赴召奔龍江。關忠等又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草服入九華山。永聞。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繇是上益信公。黃縮記

此條載年譜中。然歸功總督。則止駕中倫。綸巾野服。則舉止中慮。故永得因以進言而解上疑。此譜所未及詳也。併著之。

公於豐城聞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欲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楊火牌云。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于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仰沿途軍衛有司。照數預備糧草。伺候支應。若臨期缺悞。定依軍法斬首。示意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于兩廣各處提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將發開。雷濟問曰。甯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可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公笑曰。得渠一疑。彼事去矣。既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日雖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合一時耳。縱之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旣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民命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遂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濠果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致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本部題奉聖旨。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竝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軍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竝進。刻期夾攻南昌。毋得彼先此後。本職先往福建。公幹。因遇甯王之變。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今遵前敕。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繇。皆是先發制人之謀。當時必以甯王兵未舉動。今其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信。有悞事機。以本

職計之。若甯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恐難猝圖。須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其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甯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遞狀。皆要立功報効。可見甯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敗必不久。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已到贛州。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已到黃州。本職起兵十萬。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共計見有十一二萬。盡已足用。但得甯王早離江西。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備開緣由。煩請酌定一應進止機宜。選乖覺曉事人員。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寫成手本。令濟等選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蹤隱跡。星夜前往南京。及淮楊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通宸濠之人。厚加結納。令密報甯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果獲手本。將差人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又疑劉李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士實書云。承手教。足見老先生報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于不得已。身雖陷于網羅。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諭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無一失矣。然幾事不密則害成。務須待機而發。不然恐無益于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昨凌閱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于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卽付丙丁。知名不具。與養正亦同。兩書旣就。遣雷濟設法差遞士實。龍光設法差遞養正。各差遞人皆

被宸濠殺死。宸濠繇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相疑。不肯出身任事。又遣素與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養正。及遣濟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等。皆反閒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遣雷濟、龍光、蕭禹、王佐等分行賊壘。潛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將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閒之謀。初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卽位。遂直犯北京。因入前閒。不敢輕出。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候濠不出。亦各疑懼。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無心攻鬪。其後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濠至七月初三日始出兵。距初擬之期。果逾半月。及事平。報捷疏內。一切反閒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反閒。甯王必卽時擁兵前進。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甯王一著。所以遲留甯王。全是謀行反閒一事。今日讀奏冊所報。皆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于奏冊。濠旣就擒。江彬、許泰等。悵恨失計。無所洩毒。欲置冀元亨與濟禹光等於死地。元亨被執。光等四竄。伺官軍離省。方敢歸家。當時粘告示。插旗牌。皆風雨黑夜。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閒人役。被濠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議者并將在冊功次削去。恐繼此有變。人皆以光等爲鑑戒矣。龍光說

按先生有言。孔子修春秋。于凡陰謀詭計之事。皆削之以杜奸。故平藩用閒。不形于奏。不宣于語。門弟

子皆不聞。亦斯意焉。然不著其顛尾。後世將不知反掌取濠之故。雖有忠誠體國之士。或臨事而易視。惟觀其成功者如是。則一切謀計。皆所以濟其忠誠。在他人爲陰詭者。在先生爲變化。隨時而有以發體國之智慧。雖存之以杜奸。未爲不合也。

公應變如神。不可測識。方破省城時。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濠于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欲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翼日。伍文定等方督兵殊死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甯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濠兵旣屢敗窮促。思潛遯。見一漁船隱蘆葦中。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軍中。諸將尙未知也。

漁人縛送。與捷疏所載頗殊。蓋濠泣別妃嬪之後。遯就漁舟。則知縣王冕所轉使耳。疏中不便詳述。與不載反閒諸謀同意。又蔡文述贛州父老言。濠爲葉芳所擒。當時芳出濠不意之故。濠窮而思遯。雖王冕預備漁舟。伺候縛送。實芳促之力也。

公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哭告。風稍定。頃之。舟人謹譟回風。濟禹取香烟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濠追兵將及。夫人公子在舟。公呼一小漁船。自縛敕令。濟禹持米二斗。鱖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命取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譟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嘆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

雷濟說

甯藩一事。讒先生者有二。曰始通甯府。後知事不可成。從而剪之。又曰甯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當時至形諸章奏。有識皆知其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移官入贛。當時故老尙有存者。咨訪累月。乃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所能測也。逆藩當時所憚。獨先生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故致惓惓于先生。而先生亦示以不絕。機有所待也。峒曾葉芳。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爲先生用。先生閒示以意。芳叩首踊躍。待報而發。逆藩亦屬意于芳。嘗以厚貲啗芳。芳不卻。有以聞于先生者。先生憮然久之。搏案起曰。今日視義當爲成敗禍福不計也。及起兵。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款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卽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實有力。先生語芳曰。吾請于朝。以官償汝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作富家翁耳。先生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蔡文記

文非先生門下士。不惟信先生之心。兼欲使天下皆白先生之迹。又欲使後世識制叛之機。用夷之妙。文亦有心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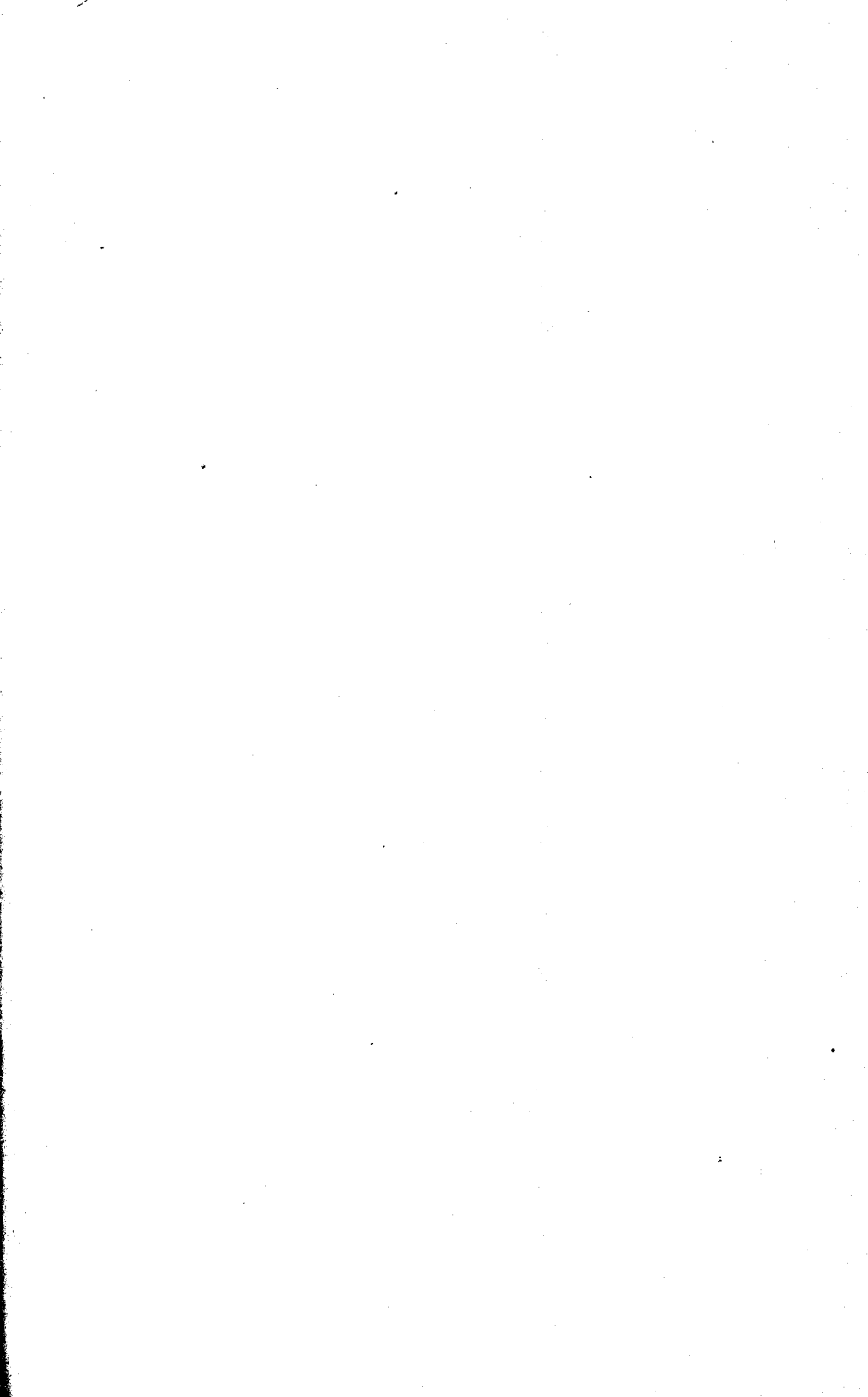
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甯王逆戰于湖上。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具。是時前軍正挫卻。某某對立矚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于時。平日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甯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

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諜述薛尙謙之言曰。昔見有侍于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盡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卽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所謂守氣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于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窮。此曾子所謂守約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卽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亦非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中截作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可以安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平生精神。俱用在此等沒緊要事上。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甯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于用閒一事。昔嘗槩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面訪龍光。始獲閒書閒牌書橐。并所聞于諸

同門者悉彙而錄焉。

平濠記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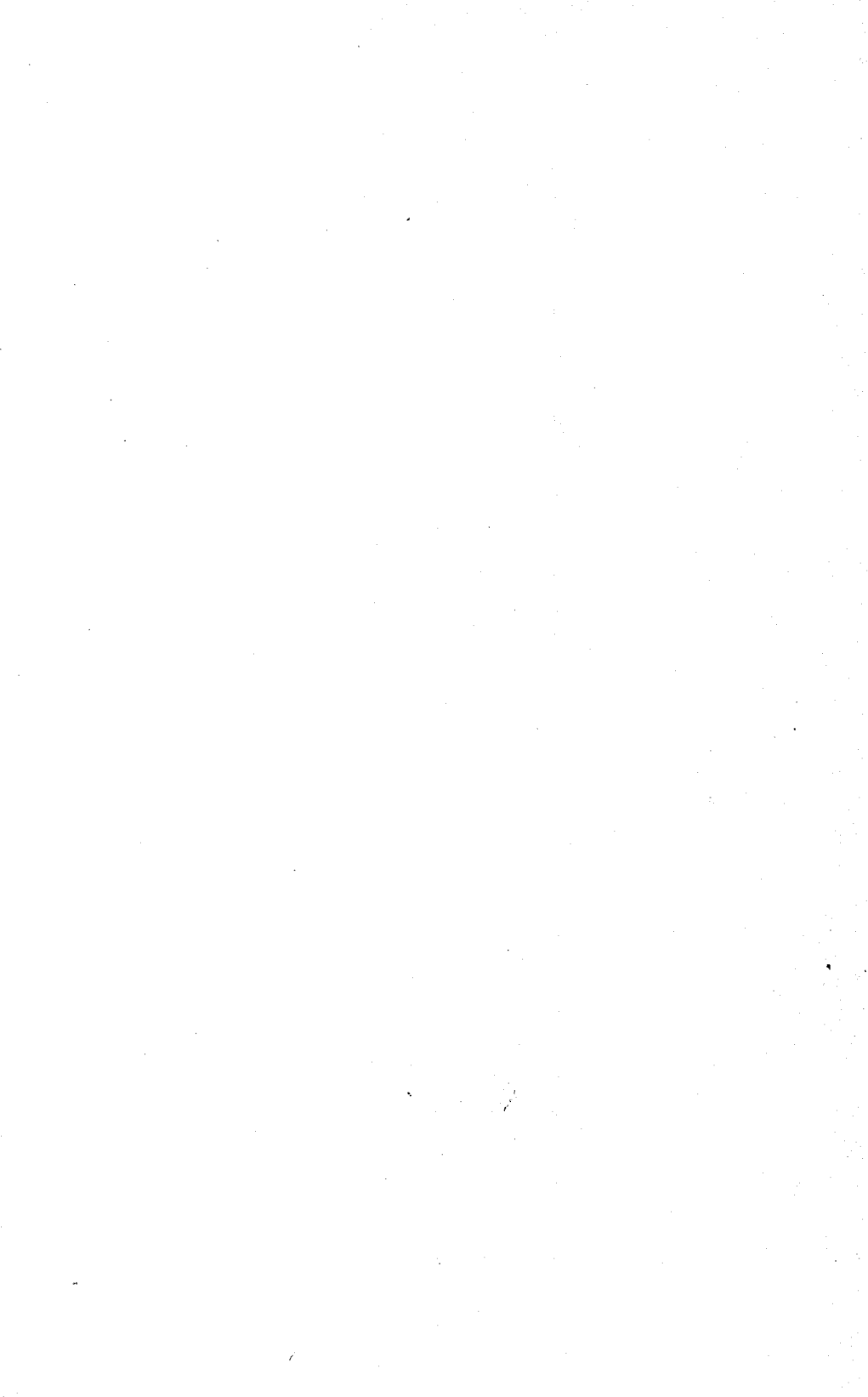
廣右戰功錄

唐順之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借月山房彙鈔及澤古齋
重鈔皆收有此書借月在
先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廣右戰功錄一卷。明唐順之撰。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武進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天啓中。追諡襄文。事蹟具明史本傳。此錄述右江參將都督同知沈希儀討平廣西諸蠻事。順之工於古文。故敘事具有法度。明史希儀本傳全採用之。惟錄稱希儀爲臨淮人。而史稱貴縣人。稍有不同。蓋希儀世官指揮。史據其衛籍言之。而錄則仍書本貫也。其書已載荆川集中。此爲袁褰摘出。錄入金聲玉振集者也。



廣右戰功錄

明 唐順之撰

紫江沈公希儀字唐佐世官奉議衛指揮其先臨淮人襲官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牆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刼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穀弩十步外公捩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刃着於鎧韞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酋於鎧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恟失弩僂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膂既連斃三酋後騎至戕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爲功餘賊麀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酋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獠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獠亦以公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顛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泗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厓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厓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荔浦賊八千餘渡

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篾以爲縵。刻頃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柰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柰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于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

不敢言。公無以爲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插旗爲號。煮餘糧爲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鬪。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插旗。初岑璋旣與公爲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爲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爲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罵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亦罵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於陣中。蹂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猛。圈留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爲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函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懲。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爲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爲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

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僉。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殪於賊。知府鄧鏞。間出城。弩中其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爲參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獷。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襲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卽賊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踣之。于是百戶潛遣人芟而告急於公。公卽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既至。聲銃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銃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尙橫鯁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芟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芟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謂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給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昨吾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獠爲解。熟獠者。界漢人生。獠獠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於是熟獠間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鬪。公度賊尙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獠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以爲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

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獠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詞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聞鬪動色情性。賊在谿崗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鵬剿。口語杳杳。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至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厓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多少。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謀。而使官府人爲謀。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獠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獠。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詞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獠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寒寒傳送。獲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祕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獠得出入。賃買。游嬉城中無禁。諸獠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詞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獠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獠叩頭不敢。

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獠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獠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獠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獠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線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獠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獠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獠婦。以爲夫人愛己。諸獠婦皆快快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獠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獠不肯言。則獠婦嗾之使言。或諸獠竟不肯言者。則諸獠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旣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菅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獠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充級。故賊嘗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孥費。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孥費爲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冒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旣還軍。遣熟獠檄之曰。若柰何助賊戰。吾勦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鵬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鵬剿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旣還軍。則檄曰。若柰何刀弩而門。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

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剜兩目。取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剜目者。剜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爲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旣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藪。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躄血瘡以死。或餒槁崖谷。公又每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眺。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詎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詎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爲詎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詎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

耶鬼耶。諸獠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爲好獠。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獠家以耕。或索鷄酒於獠。獠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獠賊。弩中知府膊者也。兇猾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猙獰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伴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獠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獠謂諸獠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獠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獠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獠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獠而去之。諸獠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獠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獠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獠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獠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獠且謂吾怯。於是鎖諸獠妻。刃挾之。

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獠諭諸獠曰。諸獠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獠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獠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獠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獠。而質熟獠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盡紛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獠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獠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獠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獠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剜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獠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獠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獠。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獠懼失期。乘雨涸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獠人不作賊。至公能使獠攻獠。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曾二人徐五章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

至是留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裏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汝第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留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而呼留至密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刼城若欲殺人，刼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土司。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而以花紵方摺之，納留懷中，爲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給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傯，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詣金，且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柰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

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留。可無賺金也。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訶公爲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雜掾史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健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尙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迫

死而狼鬪。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尙駐近地。覘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尙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參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尙千餘人。與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柰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尙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恚公。金至柳。入參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千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

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參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留於城外。狼兵夾墀左右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留。取紅紵挂留。留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留大駭。泣下曰。留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公意又欲以疑留於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爲留奏功矣。因見留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留率之還賓州。遂令留齋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見殺于路中。日夜跼踖爲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駭奇。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款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鬪。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閔。而主受其釁。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剝笋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泝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一溲。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參將與左江兵備聞公

丁在公舟欲乘閒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絕崗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如沈參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刺股鉤刺脊繫鐵鎖我之痛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爲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瓌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頰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尙多余不盡聞也公爲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余讀荆川集而偉紫江之將兵喜荆川之敘述乃知二公皆所謂絕倫者也戊午之歲朝廷以海亂起唐公於兔園贊畫武功屢建奇績因知輔翼吾明者咸有人焉在用與不用而已傳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唐公之謂乎集中摘出廣右之說附入邊防類中窺文豹者孰謂不在於一斑也

嘉靖己未歲除日汝郡袁褫記于藏亭。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平蠻錄及其他五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1672000~~